

“奶奶”讲述被骗经历，现身说法。



赵银光在办公室做直播。

奶奶 复仇记

卧底、暗访，4年从骗子手里 挽回他人经济损失近800万元

“反诈奶奶团”进社区宣传。

被骗后恨得咬牙切齿

团长赵银光被骗是在2015年。

当时是冬天，赵银光从老年大学下课，回家路上听见有人张罗说有个项目讲演会，去了有礼品。她跟着一群同学进了会场，发现里面坐着的都是老年人，大家正一起跟着台上喊口号：“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！”

世界500强企业、金融产品、利息12%……当这些听不太懂又充满诱惑的词语纷纷砸向她时，她心动了。“退休了，只想再给孙子孙女攒些钱，一听到‘钱生钱’就激动，其实压根不懂金融。”当天她拎着免费发的5斤地瓜回了家，挺高兴，走之前还留下了联系方式。

之后她参加了这家公司很多场类似的活动，渐渐和接待她的业务员小姑娘熟悉起来。“小姑娘20岁出头，说是大学刚毕业，家在农村，对我的关心比俺孙女、俺闺女都多。我生病住院，孩子顶多给我送个饭。倒是小姑娘经常过来给我削个苹果，捶捶腿，搓搓手，拉拉家常。”从外人身上她反而感受到了“一种亲情”。

后来那个业务员对她说，自己想升职，但是业务量得达到200万元才行。赵银光手上正好有一笔拆迁费，想到小姑娘对自己的好，一次就打了六七十万元过去。三次下来，总共投了104万元。

2017年，骗子公司以“资金链断裂”为由未返还本金，随后跑路，赵银光一共损失了80多万元。她和家里谁也没说，经常自己流泪，“豆大的眼泪”。

2017年，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准备加强反对非法集资的宣传力度，赵银光召集受骗的奶奶们自告奋勇，“泉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”就这样成立了。4年里，成员从五六十人发展到了200多名。

“反诈”并不容易

该怎么宣传“反诈”？这是奶奶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。

最开始，她们想到的办法很传统——发传单，但路过的老人们接了传单往往揣在兜里，看都不看。

赵银光和“反诈奶奶团”的团员们开始琢磨新办法，后来用山东大鼓、评剧、情景剧、合唱、快板

等形式排节目，在街道和社区演出，渐渐地，观看演出的观众越来越多。

除了节目，奶奶们还会用自身经历作宣讲。

副团长田友娟起初觉得这是自己“揭开伤疤撒盐”，难受，讲着讲着就想哭。她和赵银光投的是一个项目，被骗了27万元。后来她发现，台下的观众会和她一起叹气掉眼泪。没有比讲述自己的经历更生动的宣传方式了。

但也有人听完摇头、撇嘴。有一次，赵银光讲到自己被骗104万元时，田友娟发现下面有个老人一脸不以为然。过去一问，对方说：“这种丑事怎么还向外说呢？多丢人呐。”

赵银光从老伴儿口中听到过同样的话。老伴儿比她大5岁，今年85岁，从济南电视台的报道里知道她被骗的事，很恼火。“他觉得这是家丑，有什么脸面到处宣扬。”

羞耻感，是压在老人们心上沉重的一块石头。

前不久，又有一名老人找到了“反诈奶奶团”。她被卷入了一桩收藏品骗局，损失了90多万元。进屋坐下来时，她不摘帽子，不摘口罩，也不抬头。田友娟对她说：“妹妹你摘下帽子吧，屋里热。”对方低着头答：“我没脸见人了。”

每一个受骗案件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的生活。这个老人的老伴儿已经去世，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。有一次凌晨12点，她还在黄河大桥上徘徊，一心想跳河，最后想到了女儿才作罢。

田友娟观察过，几乎所有被诈骗的老人进门时都是同样的神情。他们之中有的人像赵银光、田友娟一样，退休前在国企或机关工作，在外人眼里是体面、有文化的、不该被忽悠的，还有的人家里就有干公安的，结果还掉进了陷阱。不敢和儿女说，不敢和老伴儿说，也不敢报案——报案了，邻居朋友就都知道了，怕丢人。

甚至有人屈服于老年朋友圈的社交压力，被骗后执意逃避。

曾有一个派出所民警找到“反诈奶奶团”说，母亲被骗参与非法集资，骗子公司已经被立案了，但老人就是不肯去做笔录。赵银光和几个团员去劝她，但最终无功而返。

“她说，那是老姐妹动员她参加的，被骗就被骗了，哪怕钱丢

了，也不能得罪老姐妹，把面子丢了。再逼她报案，就要把儿子赶出家门。”赵银光无奈地说。

“反诈奶奶团”不是讨债公司，没办法帮老人们追回钱款，这是田友娟经常对前来求助的人说的话。“但是我常说，可以来多参加几次活动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咱们可以互相抱团，找回生活的希望，好好活下去。”

奶奶们的“复仇”

“反诈奶奶团”的成员们也有很多有成就感的时刻。

田友娟和赵银光曾去骗子窝点暗访摸查。当时是2020年年底，有四个青年在她们的工作站附近拉人“听课”，宣称自己的产品利息达到10%。对奶奶们来说，6%的年化率就是一条警戒线，一旦超过肯定有猫腻。

田友娟先去了一趟摸底。她曾是个破案小说迷，有一套自己的调查方法。“业务员说这公司是他们的，但我早就查到那地方是出租的，（他们）肯定是撒谎。”接着她又收集了一些照片和材料，确信这是家非法集资的骗子公司。

她汇报给赵银光，两人商量再去看看。到了现场，她们就听见台上大讲特讲：“这是一个国家级园林绿化项目，目前资金还没批下来，需要向公众吸收，到各省市宣传……”田友娟偷偷告诉“听课”的老人：“我说老姊妹，咱别买他的，骗人的。”结果被业务员发现，连拖带拽，把她从三层赶到一层。

确认田友娟没受伤后，赵银光继续留在会场观察取证。过了没几天，有个小伙子给她打电话，让她买产品。“大学刚毕业的，我直接就劝他，我说你干什么不好，非得要干这个，都是骗局。”

后来两人写了一封检举信，附上搜集的证据，半个月这个机构就被封了。2021年7月，警方发布通告，对这一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。田友娟说，和骗子交手，这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次胜利。

64岁的李学珍则有“卧底”微信群的经历。她记得自己当时“被忽悠得挺晕”，甚至都想投30万元进去。记者听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她哈哈笑道：“你觉得我胆挺大吧？”关键时刻是赵银光拦住了她，告诫她千万别上当受骗。

骗子的套路是老人们得先交一万元入门费，才能拉进群，了解更多信息。李学珍投了一万元进了群，“我就把这一万块当‘反诈’的学费了。”她为了搜集证据，在群里待了半个月，发现群里不光有业务员，还有许多“托儿”，常常说自己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才能买房买车。李学珍把保存的截图证据都提交举报了。

4年的“反诈”宣传经验让田友娟对诈骗套路了如指掌。骗子的手法有变化，但总体大同小异。“为了吸引老人，他们经常用修公路、拆迁、环保、绿化等基建项目做名头，听上去很正当，对国家有好处，还能赚钱，然后对老人嘘寒问暖，情感上钻空子，最后达到骗钱的目的。”

骗子选择据点常常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但奶奶们总有办法。只要街道、社区、物业公司提供线索，她们就到骗子据点附近大张旗鼓地宣讲、演出。“靠这个办法，我们赶走过好多小公司，一般没几天骗子躲着我们就跑了。”田友娟说。

把“反诈”当事业
把团员当姊妹

“反诈奶奶团”工作站设置了抖音直播间，直播专用的柔光灯就架在桌前。赵银光第一次做反诈直播是在网上老年大学的讲座上。后来在外面演出，她把手机架在旁边开直播，有北京的老太太留言说：“老同学！我看见你啦！”

聊着聊着，赵银光把镜头抬起来，用手拨了拨头发：“看见没，我这个岁数还长了黑头发。”她说这是“奶奶团”带给她的活力。但在镜头之外，当天下午她因为阑尾炎化脓要去打吊针。年末的活动太多太忙，即使这样，她还跟工作人员保证：“大姨自己的身体心里有数，年底都忙，我不会让自己掉链子的。”

平日里奶奶们总是格外珍惜相聚的时间，尤其是排练节目那短短一两个小时，那是她们的自由时刻。化上了妆，穿上了鲜艳的演出服，一起跳舞、唱戏、大笑，她们一如既往美丽有活力。

怎么形容这种感情呢？“我的老姊妹们，三天不见就想得慌，就这一句，足够了。”田友娟说。

据《环球人物》、央视新闻客户端